

愛就是這樣吧——我與心理諮商師

從幼稚園到小學四年級，是我目前的人生中最黑暗、低潮的時期。那時候的我，不了解社會，也不被社會了解，只想活在自己的世界，因為我感受不到愛，每天都在跟家人吵架，所有人都在罵我，我也在生悶氣，家裡的氣氛劍拔弩張，我快要抓狂了。

直到有一天，我忍不住了，在睡前一次激烈爭吵後，我對媽媽說：「媽咪，我不知道為什麼，有時候在學校會想從樓上跳下去。」媽媽嚇壞了，緊緊的抱住我哭了起來。我本來以為媽媽失去了我也沒關係，現在看起來一點都不是這樣，我開始恐慌，我不想看到媽媽傷心。

過了幾個星期，媽媽說要帶我去找一位阿姨的朋友，她會幫我。我不感興趣，但還是想試試看。她就是影響我的童年，甚至一輩子的貴人——陳以儒阿姨。

媽媽拉著我的手，進到一個很像辦公室的奇怪地方，那裡有著對我來說久違的寧靜，但是我卻很緊張，腳抽筋了。阿姨跟媽媽說完話後，就帶我到一個小房間，我更害怕了，我想逃走，我不看阿姨的臉，異常警覺的說：「我不會讓你看透我的。」阿姨笑了出來，她的笑聲很親切。以儒阿姨和我分享我喜歡的事，例如三國演義、大自然、原住民和兒童權益。以儒阿姨知道我其實很單純、誠實正直又容易受傷，她說：「你絕對不是沒禮貌，是太誠實了。小孩說謊是因為信任大人，你不信任大人還能繼續說實話，你真的很棒。」

我嚇了一跳，但緊接而來的是開心的笑。我不知道我的嘴角多久沒有上揚了，竟然有點緊張，被讚美的感覺真好，我好想大叫：終於有人了解我！

就這麼奇妙的，兩三個月之後，我慢慢打開心扉，向以儒阿姨傾訴我在家庭和學校裡的處境：被誤解、被孤立，我才發現我其實那麼生氣又無助，我把全部的心力都用在幫同學伸張正義，努力張開幾乎動彈不得的嘴和老師溝通，我必須完成使命。我有滿腦子的話要說、一肚子的眼淚要哭，只是沒人知道我有多累，簡直心力交瘁。在我知道自己是高功能自閉症患者時，我鬆了一口氣，張開雙臂歡迎它，因為以儒阿姨告訴我：「自閉症是一個徽章，就像軍人的徽章一樣，那是光榮的，你看我們都沒有被頒獎。」以儒阿姨給了我信心和力量，她改變了我，我想：愛就是這樣吧！

有一次，以儒阿姨推薦我去參加靖娟基金會舉辦的活動，是給有心靈創傷的孩子參加的。我在那裡認識了四個小朋友，和我一樣受過創傷，但是都比我嚴重。有的被家暴，有的親人去世，都是我想幫助的對象。我發現我的創傷其實還好，都是亞斯伯格症的關係，那些小孩更無辜，更需要被幫助。我暗自下定決心，要用一輩子的經歷來幫助這些孩子。

這個活動讓我發現我有很多的爱，以前的我並不知道，也不會表達，那些愛

就這樣一直深深埋在我的心裡。亞斯伯格症圍起一面毛玻璃，所有進來的光線都經過折射，別人看不到我，我也弄不清別人的意思，當然感覺不到愛。而以儒阿姨是第一個窺見毛玻璃裡面一點點的人，她鼓勵我開一扇茶色玻璃小窗，遇到合適的人就換成清玻璃，讓真正愛我的人發現玻璃裡面的純真。

在最黑暗、混沌的時候，任何一點的微光都是那麼明亮又溫暖。但是從前的負面經驗讓人焦慮，天使的光圈在我們眼中有如惡魔的眼睛在瞪視著。不過，時間會證明我們看到的是愛的光芒，它停留在我們心中，並向外界散播，讓世界更溫馨。

現在的我不再瞪著每一個人，努力的向四處發射愛的光芒，雖然很微弱，不過我相信以儒阿姨說的：「再小的力量都是有影響的。」

謝謝以儒阿姨，也謝謝所有愛我的人，帶我走過生命的難關。